

# 安徽文獻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

第四卷三期合刊

## 文獻整理實務

王蔭鐸

整理文獻之初步工作，發軔於點收登記，惟此項登記，與其他種登記僅以表示收到度藏，稍有區別，除以之表示採集效果顯示庫藏之數量外，於登記時註明資料之來源中介，且有助於考證鑒定，所以此種登記冊宜備有較詳之款目，一名稱，二種類，三性質，四件數，五內容提要，六事件發生時間，七事件發生地域，八來源，九文獻作者，(文件則註撰人實物則註使用者)十採集者，十一採收時間，十二登記號數，十三備註，登記之所以如此，其意義甚明，蓋蒐輯文獻，旨在供志取材，而史志之材料，固以真實無妄為主，然一般資料所含，乃係撰人之印象，非事實之本真，吾人蒐輯材料，旨在必得其人真意方能取資，故於採集之文獻，必須分析其中介，抑以史料有間接直接之別，直接較間接的資料價值為大，欲明資料之為直接或間接，非察其來源莫辨，是以必藉登記之記載，以明事件發生之時空間及其來源，以為考證之資，則準確而詳備之登記，在整理任務上實非常重要。

整理文獻所應用之知識，具備整個圖書館學歷史考證學與目錄學，其應用廣泛之方法及考證上之原則，務精務詳，始足達便於保存易于檢查利于編纂之目的，大凡一資料之採入，舉須經過初級綜合歸納三步驟之整理，甄審鑑別考證稽其始，分類編比要其終，及本末著明，系統大備，容可應用，爰詮次其處理程序依次縉釋之。

### 一 登記

整理文獻之初步工作，發軔於點收登記，惟此項登記，與其他種登記僅以表示收到度藏，稍有區別，除以之表示採集效果顯示庫藏之數量外，於登記時註明資料之來源中介，且有助於考證鑒定，所以此種登記冊宜備有較詳之款目，一名稱，二種類，三性質，四件數，五內容提要，六事件發生時間，七事件發生地域，八來源，九文獻作者，(文件則註撰人實物則註使用者)十採集者，十一採收時間，十二登記號數，十三備註，登記之所以如此，其意義甚明，蓋蒐輯文獻，旨在供志取材，而史志之材料，固以真實無妄為主，然一般資料所含，乃係撰人之印象，非事實之本真，吾人蒐輯材料，旨在必得其人真意方能取資，故於採集之文獻，必須分析其中介，抑以史料有間接直接之別，直接較間接的資料價值為大，欲明資料之為直接或間接，非察其來源莫辨，是以必藉登記之記載，以明事件發生之時空間及其來源，以為考證之資，則準確而詳備之登記，在整理任務上實非常重要。

### 二 審查

文獻資料在形式上有完整與不完整之別，在內容上亦有可信可疑不信之分，所以資料點收登記以後，必須立即加以甄審鑑別，此種事務，其目的在於文獻之估價及文獻關係之決定，亦即辨偽之工作，其資料之形式與內容既多參差，審查工作自宜分為審查形式審查內容及審查資料間關係三種。如查察資料之是否汗漏，是否破碎，是否損壞，是否脫漏，此種事項是謂形式之審查，如考核資料之是否質偽，是否謬誤，是否抵牾，是否竄改，此為內容之鑑別，如審定資料之性質，資料間之聯繫關係，此為關係之確定，大抵史料以真實而有系統者為尚，然資料渾論，往往失之毫釐，則以

交換

評

南京圖書館藏



千里，是以須先事縝密之審查，然後整理有術，綜合此階段之任務，不外六端。第一查察資料之形式是否完整，以為修補之參考。第二對訛偽之文獻發表懷疑態度，以免真象之蔽。第三過旁證之觸發，指示研究之門，因是而立假說以待後來之考證。第四查察文獻之性質以為分類標準。第五辨別各資料間之關係，以為集結編比之根據。第六決定文獻之價值，註明其是否為直接或孳生之材料。

### 三、考證

審查工作，只可鑑定何種資料為無價值，何種為有問題，何種為可信，此乃史事斷定之初，非即研究史事之止境，研究史事之止境者，厥為考證。所謂考證，乃利用有方法之稽核，較其得失，辨其異同，判斷其實實，以免除謬誤之謂，其應用方法，大抵不外下列諸端：

一求源：文獻之易于偽造，多由來源不明，史家能發現史料之為偽製，往往從製作原始中尋出，故辨偽正誤，必先求其源，例如考證材料之時代作者，及其出處，及材料原來之真面目，皆屬于來源方面，凡遇材料必先考問其出于何年代，何人手，及其是否保存初形，次察其是否經後人竄亂，其果經竄亂，則須利用消除謬誤恢復原狀之各步工作，大抵時代錯迕，出處不明者，無法斷定為真。

二比較：次一種考證之法，是為比較，即以真信之原則用核疑誤之處，普通謂之校勘，例如在書籍方面，務以原本校劣本，其原本已亡，所存數新舊本，互不相同，則必須比較各本之關係而求其共同原本，以期恢復原狀，例如比較字跡，比較敘述程式，比較稱謂，比較內容，皆足發現真象，用以勘誤，他如以地下之遺物證史，以落後民族之風俗證史，亦為比較法之一端。

三分析：記載基于心理內之經過，其表現於外者，乃屬文學或物品之遺蹟，但記載信確之程度，全視此項工作正確與否而定，蓋眼耳身意所接觸之過程，至關重要，欲所表現者正確，則必依上項過程加以分析研究，如各人有其特別語言，各民族有其特別風俗，

各地有其特別文字，各文有其特別意義，其意義復又隨其上下文之關係而變，故考證必須分析作者是否有暗指或隱意，作者是否為其同時人，作者是否為其親見人，作者對某事是否前得其詳，作者對其事是否能得其真相，作者之說明是否出於誠心，皆宜解剖清楚，去偽存真。

四歸納：從各種事實參互校訂歸納出反正原則，以為考證之憑，例如各時代之思想，其進化階段自有一定，若其材料所表現之思想與其時代不相銜接，各時代之社會狀態自有定型，若材料所言與其時代之狀態與情理相去懸絕，各時代之文體有天然界劃，其文體不符，及兩書同載一事絕對矛盾，或材料所載確與事實相反者，諸如此類，謬誤可知。

法人朗格拉斯分考證為內外二種，外考證為決定某種材料之真偽，其工作地在分析，一、此本來自何處，二、此本作為何人，三、此本成於何時。三種問題，內考證者，是決定某種材料之陳述，其工作為分析，一、作者所言之真意如何，二、作者是否自信其所言，三、作者是否有理由，以自信其所言。前者係從其整體外形而鑑定，後者即考求敘述之真意。（註一）上舉諸法，固皆可應用於內外二考證之任何一種，但朗格言之，求源比較似為外考證範圍，推理歸納似屬內考證，我國歷史考證學原極發達，但不及西人所言之有具體條文。（註二）且其雖能自用其方法，俱未嘗作為說明或未能作為說明，消乎晚近，斯學益精，如梁啟超先生歷史研究法，及李則綱先生之史學通論，均言之頗詳（註三）

### 四、註釋

繼審查考證之後，除將其審查意見考證結果隨即註記外，關於材料內容，亦有注釋之必要，考資料蒐集之範圍在縱的方面包括古今，橫的方面不分方域，但古音古義，固不能通於今，而方言方言，雖必人人共曉，況方物方俗，亦極歧異，整理之時必先訓釋名故求其統一，故須加註釋步驟。

### 五分類

文獻資料有如繁枝密葉，極難察其條理，是待科學之分類，使部居類例，隱有依據。旨在將各種事物之領域確定，分別其中異同，使性質相同與相異者，各因其類而分別，西人約翰穆勒解釋謂：「分類者，乃一種方法，使事物之觀念，以最善之次序，排列於吾人心目中者也。」（註四）

史料分類，所採形式各有不同，如史政局分文件報刊圖片物品四大類，文件包括文書記錄日記檔案及一切不屬於書刊之印件，與稿件；書刊包括教本書冊刊物報紙及一切具有書刊形式之印刷品與稿本；圖片包括各種圖表照片字畫雕刻及其他類似圖片者；物品包括一切有關國防軍事之物品，如兵器被服器具器材用具等富有歷史價值者；（註五）此蓋完全據形式分別，其於陳列保存則便，其於編纂頗乖。蓋文獻分類，匪獨釐別其形式以爲陳列之次序，便利保藏而已，理想之分類，重在將各種資料，性質相同者，類聚，以便編撰之查索，依據內容以應實用。普通有下列標準。

一因事象分者：以事象作準爲類例，凡屬有關一事象之發生與演變之資料，合爲一類。

二因時代分者：凡屬同一時期之文獻集爲一類，依史體編年法依年月日而附繫。

三因地域分者：凡屬同一地域內之資料，歸爲一類。

四因人物分者：凡記載或表示一個事蹟之資料，納爲一類。

五因文物分者：凡同屬解釋或記載一文物以內之資料，別爲一類。

六綜合法：用以上各法中之一種爲主，其他性質之分類標準，亦因其關聯性參用。

右列六種分類標準，常因使用者目的決定其採用之準繩，至文獻之分類，其目的在供編撰史志之資，一方面因其全爲學術性質，故其分類應與普通圖書館不同，宜依編年分類法，按時代先後，順次排比；此外參以地域爲單位，文物爲單位，一人爲單位之分類，

每類之中，又當分別日子，同一日子，又因年代先後聯結，按性質別排比，綱領必求其備，部勒必求其密，一如動植物學分類法焉。使皮藏、研習、編撰，易於別識，傾於註記，但此種綱目，不宜先以主觀規定，須用歸納法將所蒐存之資料審查出性質時別，因而擬訂綱目，然後條分件繫，其有續到新收而原部勒未周者，可另加說明，隨時增加新目，依生物學發現新種之例，分別繫之，生物學家不以日有新種發現而其法窮，故文獻之整理，固不必先以主觀作空泛寬要之綱目矣。

類例已分，至歸類之結果，望其攸宜，亦至難能，不識其重點，不足以言分類，不識其內容，不足以言分類，不識其流別，不足以言分類，此完全爲一種分析學術內容之工作。美國學者杜威氏所定圖書分類十二則，（註六）應用於文獻資料之歸類手續亦至扼要，按其原則：一、每一資料皆應置於最有用之項目下。二、據資料內容或所論述之真正主題，決定其地位，並非徒據其體裁或其中偶然之措辭。三、注意資料之最大價值在於某一主題而非某人或將尋一資料於某處。四、每資料須予以最狹義而足以包括之類號。五、由主要之傾向或顯明之主旨，當能立決資料之類號倘有一資料記及二種或更多之主題，除主要者外，餘宜予以參考類號。六、如內容所論及之兩主題相等，則以前者爲主。七、不僅注意每一資料之範圍與傾向，更當注意取裁於著述時之特點。八、如一資料中論及其種較多之題目，則不必細分，運用其類之號碼。九、如一資料中包括兩連續或關係密切之主題，則應據前之主題分類，蓋認爲可以包括後之主題者，如覺後之主題爲主要則相反行之。十、爲求分類之一致，應將種種之難題以及解決方法，詳細記載存檔，留備隨時參考。十一、舊書或殘卷宜就其內容分入各類，但最好將所包各書，或各卷，單獨分類。十二、詳解譯文評論等案引等專論一書或一文物一事項之資料，應編比於一處，最爲恆用，此十二則爲杜威氏圖書分類之標準，杜氏精於分類法，立論甚爲精遠，考其所述，若以爲文獻分類之準繩，亦至契合，不過文獻範圍廣泛，非徒以書爲對

象，爰修正如上。

### 六 集 結

資料審查既畢，其性質及其關係，自己大定，復以分類之綱目樹立，則須將紛雜之材料按其性質，按照分類綱目集結之，如說文解字所言：『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系條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繫聯，引而伸之，以究萬物』之謂。舉凡同一地域以內之資料，應集結於一處，記載一個人事蹟之資料，必集結於一處，凡屬同一時期以內之文獻，應集結於一處。凡有屬同一事象以內之文獻，應集結於一處。夫文獻資料即史籍之代表，原用以標識事物，欲各事物顯露勢必將是項材料臚舉而並列之，始可見其義蘊其用換言之自必積各種資料使成完整形體、方足使人能得一完整之概念。

### 七 聯 絡

集結乃指關於整個事物而言，聯絡係應用於時代先後之資料，凡具有發生及演變情形之各種獨立材料，必須依序聯絡之，凡具有因果關係之文獻，必予聯絡，凡具有演變關係之材料，必予聯絡，有先後關係之材料，必依次聯絡，總之，整理文獻無非使資料所給予之概念更趨明顯而有條理，則必亦依其順序而處理之，方足免除顛倒紊亂之誤。

### 八 排 比

聯絡手續適用於先後的材料，其於同時材料之整理，則須運用排比，舉凡同一性質之材料，應排比於一處，凡屬同一對象而複述之材料，宜排比於一處例如材料中，常常發現同一主題有數項敘述，如一人傳記，或係甲著或係乙撰。各人所述，因所處環境不同，敘述容有歧異，有或詳或略，記載容有未周；但蒐輯文獻，不願求詳，其關於相同材料，必須一一排比。

### 九 編 目

文獻資料既經分類以後，其條理流別已明，然如何才能將此材料充分表顯於編纂者之前，而便利其取材或參考，是不得不資於精審之編目工作，蓋目錄之編製，全在表顯庫藏內容以利取用者之稽

核，法國史學家耶格拉斯謂『缺乏詳細目錄及索引，而學者不但不能尋求出彼等所未有材料，抑且不能窮盡彼等所有之材料』。

(註七)則目錄不啻為駕馭材料尋求材料之最好法門，其功用：一則足供採集典藏時之參考，便利工作人員之指導，一則便於蒐集應用資料，指示編撰途徑。此種工作，於整理文獻，最屬重要，如儘量採集資料而不編成嚴密之目錄，則此多量之材料，即無法應用。進而言之，分類乃為一種直覺的整理，但依照實際需要，辨別異同，縱橫解部，將各種事項分編各種目錄，此為橫的分析。如資料名稱目錄，原著者目錄，標題目錄，分析目錄，參照目錄，排架目錄等，種類極多，為用至廣，如原著者目錄，可備編撰『文存』之參考，分類目錄，係供檢查某一類之材料，主題目錄係供檢查某項問題之材料，換言之，吾人有一需要，即應編擬有一目錄，吾人欲調查何種資料，其資料即據目錄而陳列於前。茲未能一一縷列，特將其有關整理文獻之最要者分述之。

一、分類目錄：係依分類法次序排列，即以所採分類法為主體之目錄，每一綱目即予一號碼，此種分類號碼，大抵分為三種：一以字母作符號，二以字母和數目作符號，三完全以數目作符號，舊日多以字母代表類號，如千字文千支等，但經過試驗結果，當以數字作號碼為便，其手續，即凡資料確定其分類號碼後，其相同分類號碼，應置於同一地位而因時代先後順序排列之，復依照圖書館將分類號碼及資料名稱號碼組成索書號碼，指示參考者以資料之皮藏位置，不過分類符號方式不一，其最著者如左：

(一)十進分類法：每類分為十項，每項分為十目，每日分十子目，分析不加限制，而項目則為十，(註八)運用有規律而合乎自然，見百位即知其類別號，見十位即知其號，見單位即知其目號，其利如彼，但欲求平衡門目，而充十數，至感極格。

(二)展開分類法：各門分類不限十種，其分類頗臻精密，繁密無遺，但號碼變化無所限制，且各級符號，須另作點線括弧等號以間隔之，或各級代表符號，分用各種不同之符號代表之，在應用

上頗有困難。

(三)檢字編列法：編目符號用檢字法，其優在干山類名可知號碼，無記憶號碼之煩，惟檢字號碼排列次序，與各級類名之次序系統不能符合，頗不合分類原則，因其法僅宜于編製索引，類不宜分類符號。

二、主題目錄：即將資料所述主題，表以適當字語，標以主題列于款目之首，而為排列之準則，其於檢查與編纂上之作用至弘，如不熟悉資料之作者及名稱時，而為搜求若干參考資料，此種目錄，在文獻編纂工作至為重要，不啻為編纂人員預定各種主題，而羅列其資料，如以某一文物為主題之目錄，某時代為主題之目錄，某一事象為主題之目錄，以某一人事蹟為主題之目錄，其用無窮。

三、分析目錄：係以關於應行分析之項目而列入第一款目，即以分析項目為主要標題，與我國目錄學所謂裁篇別出者相似。若於文獻資料中某一部份或幾部份，非全書之總款目所能表顯者，勢須別製款目，方足以盡表顯之能事，而利撰者取材，例如綜錄某一人之著作或編撰某一事項之記載，其所蒐存者，雖無是項專著，但某書之中或某一文件之中，有其人之著作載有是項事實之記錄，或欲蒐閱某主題之材料，無專書以供參考，但見某書刊中有某章某文曾論述及之，有分析目錄，庶需求不致茫然。

四、參照目錄：可分互見及參見二種，互見目錄以異名為主要標題，參見目錄以參考事項為主要標題，如一書之著作，一刊物之發行者，署名至不一律，他如貨物檔案來源處之名稱，反標題名目，間多歧異，若必因事實上之所需而應用之，須製參見目錄，此外因主題不同，而標題足以相資參考，須製卡以引見之，如「物價」與「薪資」為性質相似之主題，而研究「薪資」之變動，「物價」之材料亦可參考，故為便利編纂起見，備具參照目錄較為方便，有薪資見「物價」之參照款目，則需要指示檢查於「薪資」者，知尚有「物價」主題之資料，足供參考也，此類目錄，蓋在使人得一反三，觸類旁通之效，而于編纂上之需，尤關重要。

五、排架目錄：係代表文獻資料在排架上之位置，乃依檢索資料號碼而排列，其目錄之位置與資料排列之位置完全一致，凡資料之採收，應儘速排列，對於資料記錄效能，方有極益，其功效：在蓋此可以檢查庫藏，指示資料之分入何類，以助分類工作，一則指示何種資料已有充分數量，何種資料尚待採集補充，二則指示資料排列位置。

### 十 提 要

提要可謂目錄之擴充，亦極詳細之目錄，其方式即按照資料之目錄，撮其指要而加以說明，所謂「部類之後有小序，書名之下有解題」者是也，此項工作，較編目更進一步，其目的在能詳細顯示資料內容，俾參考者對其具有更多之了解，因提要主旨，在品題得失，辨析訛誤，詳述作者之意旨而論其指歸。實為最關學術之一種工作，此種體裁，如陳振孫之直齋書目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以及清劉向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諸人創例於前，極為學者便利，不過文獻資料之範圍，包括檔案，調查報時，實物等，不僅以書為限，若採其法式，逐宗分撰提要，詳其歷史與內容，為用當非淺鮮。

右舉整理手續，凡分十日，而以考證分類編目之工作最重要，審查考證方面，在國史館特設史料審查委員會，延聘專家，以司鑑定史料之務。(註九)廣西文獻委員會於整理組外，設有歷史文物審查考證委員會，審查文獻。(註十)至分類編目，在圖書館有編目部之專設，文獻委員會當亦視為整理組重要部門，資料採取以後，應先檢查有無殘缺，因而整齊其形式，此為初步之整理；形式既完整，隨即鑑別其內容，而加以考證註釋，此為個別之整理；分析既別，判斷已確，然後依類編草目，就各類文獻之內容，歸納其綱目，逐類加以集結排比，使條舉目張，此綜合之整理；系統既立，方將整個內容表顯詳盡，縱橫解部，廣編各種目錄或索引，使稽檢，此實用之整理，前者之手續期渾淪中求其條理，後者之手續，有

在解前系統以致用，此整理文獻之整個過程。

不過文獻所蒐者廣，並不可盡視為史料，故此種工作，宜預明界域，將所有文獻，先區分為工作參考資料，與史料二大類；資料之本質在文獻採集規則所定之範圍以內而有歷史價值者，歸屬史料類，凡史料類之文獻，必按以上所述原則，爬梳整理，存備編撰史志，其屬採集計劃範圍以外之材料，如各省文獻會刊章程，以及普通報刊書籍，或供工作之骨幹，或增進同人之知識，此種資料與史料無關，應別為一類，而以圖書館適用之方法整理之，蓋其目的，在供閱讀而資參考也。

註一、見法人 Langlois 所著 study of History 美人 A. Johnson 及 J. M. Vincent 德人 F. Brunein 諸人皆有專著說明考證原則但我國於譚馬司馬彭劉知幾李心傳崔述萬斯同皆精于考證善于指摘錯誤批評前人但未能確定原則僅從考證信錄撰要說明自已所應用方法僅限求源一舉

- 一、見法文 Langlois 所著 study of History
- 二、如法人 Langlois 及 sergnolios 美人 A. Johnson 及 J. M. Vincent 德人 F. Brunein 諸人皆有專著說明考證原則但我國於譚馬司馬彭劉知幾李心傳崔述萬斯同皆精于考證善于指摘錯誤批評前人但未能確定原則僅從考證信錄撰要說明自已所應用方法僅限求源一舉
- 三、梁著歷史研究法有史料之蒐集與鑑別一章李著史學通論有史料之鑑定章
- 四、見蔣元癯著中國圖書分類沿革一書引文
- 五、見國防部史政局出版之史政業務處理綱要
- 六、見教育部社會教育司主編之社會教育輔導叢書圖書部一書
- 七、見法人 Langlois 所著 study of History
- 八、杜威著有圖書十進分類法
- 九、見國史館組織規程
- 十、見廣西文獻委員會出版之廣西文獻通訊第一卷二期

### 秦上卿甘羅墓碑記

民國二十一年秋，予宰穎邑，閱邑乘人物類，有秦上卿甘羅，史遷所謂策士也，心器其才，時向邑人士詢其遺蹟，食曰：穎東泮家岡附近有甘羅墓焉，次年春，省耕至邑東，適經其墓，但見蔓草荒茫，其人與骨俱朽矣。願以草角之年，出其計奇，開疆拓土，得趙城五，燕城十二，自敵國言之則賊，自本國言之則忠，大名鼎鼎，二千年來常津津於秦口也，墓臨穎河北岸，其前豐碑屹立，一置於安徽巡撫儀徵陳公墓，一置於穎上知事古葉黃公佩蘭凡兩碑，蓋皆重其人也，方今萬國時立，羣出其智力以相角，國際信義掃地以盡，不有策士，何以爲國，果爾則甘上卿爲古今最有價值之人物也。

天謫斯人於斯土，邦家之光也，亦闔里之榮也。予不材，忝宰斯土，深愧斯人國丁大難，驅士日蹙，竊願斯人再誕斯土，俾我華夏失地及早恢復也，是用踵陳黃二公之後，立石以表上卿之遺蹟，兼以望夫來者焉。嗚呼，當今之世，策士在所重矣，是爲記。民國二十二年五月日立穎上縣縣長李德鼎撰家撰文邑人許敬涵書丹

### 秦上卿甘羅墓碑記 (二)

壬戌之春，余修復沙堤至城東朱岡于西南隅，見王耶一碑巍然，上書秦上卿甘羅碑，清光緒十五年安規巡撫禁斷。考史記，甘羅，甘茂之孫，甘茂下蔡人，下蔡故城即今鳳台縣，春秋時爲楚地，其淮北爲楚之州來，吳滅楚，季士封延陵邑州來，魯哀公二年，猶成公自新蔡遷州來，故稱下蔡，下蔡者，對叔度受封上蔡言也，顯縣置於隋大業二年，東晉蔡地，鳳爲壽之分縣，最晚出，在春秋皆下蔡地，據今考之，羅墓在穎，當無可疑，又考甘羅年十二，佐秦相文信侯，說趙攻燕，得地以報，奇才異能，古罕其偶，英靈所寄，垂二千餘年，於荒烟蔓草中猶凜有生氣，惟是岡巒起伏，水深洄環，拱衛有在，似非今址，乃召鄉翁而問之，甘羅墓其在斯乎？翁否，謂余前行數十武，立沙河岸，指河中言曰：此甘羅墓故址也，墓臨岸北，河從而東，水浪冲刷，百年前已僅存其半，然尚有故碑可尋也。清光緒十四年黃水南下，衝入海，陵陷於河，非復舊觀，歷年上靈今復沙堤，堤成存古蹟於墓後二十丈許，擇地而封焉。余聞之唯唯而歎曰：時代迭遷，陵谷變遷，不惟喬木故家，不可復見，即荒邱廢冢交幾無片石擲土之存，由今視昔，不能無重感焉。是爲記。民國十一年月日穎上縣知事古葉黃佩蘭撰邑人許敬涵書

### 本期目錄

- 文獻整理實務 秦上卿甘羅墓碑記二件
- 胡烈如先生遺札
- 馬通白先生遺札
- 桐城書畫家略錄
- 治父山志跋
- 無夢軒遺書跋
- 歷史界
- 贈件誌謝

# 胡淵如先生遺札

公諱遠濬，字淵如，安徽懷寧人也，幼即篤志好學，博涉羣籍，尤精蘭莊老，獨創新義。先生爲人慈祥和藹，服務教育界三十餘年，特盡所職，循循善誘，常謂教學相長，故凡所不知，輒循尋有能解答之者，除精研哲學外，於其他學科，未嘗不津津探討，以求與哲學中諸問題互參解答也。今不幸逝於民國廿二年二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五。平生著述頗豐，已刊者有莊子詮註，（商務印書館出版）老子述義，（鍾山書局刊行）勞謙室易四種，（一讀易通識二易述三周易易說四周易偶識）勞謙室文集，勞謙室詩初集，（以上數種皆自刊印）古槐市隱國學雜述，譚嗣同仁學之批評，老孔學說與奧格耳馬克斯學說之比較，古槐市隱釋莊的見解，（以上皆散載中央大學半月刊及報章上）尚有勞謙室札記，勞謙室書牘，勞謙室論道書，勞謙室時人評記，（荊溪徵言評記老廠徵言評記）勞謙室詩二集，古槐市隱對數理論天方散人詞稿，天方散人畫稿，皆待刊印云。

『註』采自鍾山書局出版胡淵如先生所著老子述義篇首

## 其一

質堅賢契左：右頃奉手書，並梅吳兩序稿收到，隨即將序購求錄稿寄呈，乞即轉達祖君伯魯先生，濼期倍濼，文家本領已具，愚即就此立意，因亦有感而發也，原集稿祖君仍要否？如要，或經寄，抑俟晤賢對交可乎？賢近精研文字，所示皆非可漫然應答，姑就愚見所及奉聞，倘乞酌定示我，列女傳目錄序所云：如此人者，指後世自問學之士言，意謂非空虛高言已竄爲邪侈，不知反已，去二南之風甚遠，世天下之主，又何怪其習於所處不知悔躬自反乎？此殆亦于固有感之言也，信哉二字，宜屬上句讀，至介甫讀刺客傳，變化神奇，所感爲至深，故其命辭連綿測度，然誠精補詳探，於其一字不肯滑過，要亦自易見，篇末句，看似縱筆，因其寄意所在，彼蓋感於真知已者少，凡虛心卜士者，大率有所利用而趨附真知，故其所得之士，卒亦殊無奇，士君子苟挾道德，其亦知所慎矣。日死不足校，日傳日察，正見懷讓諸人之未足取，然尙知不欺其意，自貴其身，則挾道德者又當何如，曹沫則尤無賴，故但徵詞見意，若不復置可否者，隨即接管仲云市信二字，最宜審眼，以明其對敵利用，（此自一時權計）許可耳，豈所論於對（此宜有常道）國士耶？此文與蘇東坡志林魯隱公篇同一奇妙，爲神龍不可捕捉，所引諸人，皆網雲耳，鐘瓜時時一變身，向未見也，然要知感嗜質翰，有以主其詞者，特其神遠，使人莫測其發端所由耳，如此奇

## 其二

文字，轉折簡功，又自高古極矣，姚惜抱謂望溪書魏孝婦詩後，文非高古，正以其格調平近，轉折不簡動耳，高古文字，因非不馳騁縱橫，然要不在馳騁縱橫上見也，柳子厚辨鬼谷子所云之冀不知何時人，望溪評此文破空而遊，邈然難繼，亦足美其高古，賢試於以等探玩有繼，則高古不高古，亦自易辨矣，望溪亦自有高古文字但此書後，固非其精心結撰之作，又其體爲論事論理，於文水易落平實耳，質生陳政事疏，曾文正經史百家雜鈔及前編，并鳴原堂論文中，想均有段落，可取觀也，李輯五仍在家中，聞其辦小學，頗著成效，始生銜寥寥，近來者益多，則剛病纏身，一時怒難連愈，久雨初晴，春氣和暖，千萬爲學珍重，遠濬勿白夏正二月十七日

質堅賢弟左右：前奉手書，並文稿，以事冗稽載答，頃稍暇，展讀大文數過，加墨附綴，檢收爲荷，賢意欲感爲尊慈作文，於義固無可辭，然竊念實屬不必，尊慈既已安葬，墓誌銘已用不著，若欲修家乘，則賢事略便足證載，更不須他人爲之，婦人與男子不同其德行率多常德，必述之於其子而後知，非若男子有事功彪炳人寰，可隨作者稱意應言也，故曾子能述其先德，仍求歐公爲之，觀王荆公爲婦人墓誌銘猶多，詞甚簡陋，不多著語，其意尙重在備其家世及生平年月，倘後世子孫值險谷遷移之變，俾得有所考知耳，大率其子孫不能文，應求而爲之，至以文章爲顯揚究屬末具，古人似不重此，寂寞身後名，此非徒作達語，乃見道語也，歐公以諸岡旌表傳人，至今猶噴噴，其父母，然此實僅見，如退之介甫墓誌



之工者至多，其婦人名字，能勞人記憶者，則寥寥也。昌黎韓公躬篤儒行，揚名聲，顯父母，夫豈不知，乃集中於其父母初不見一字，即時對室好，爲柳子厚，門徒爲李習之，亦不聞爲之立一言也，婦震川有先好，事略矣，又豈見他人復有一文耶，且現其文意，亦只是寫痛，因老嫗言誤飲蠟水死亦近於愚矣，爲顯揚計，尙肯言耶，故愚以爲爲人子所以報答父母者，當在立身行道，此非愚因賢求文，善爲此推脫之辭，其理實如此也，至或其父母平日思得名人爲文有所表揚，以信金，而傳後，則其不得不有以慰之，又當別論，否則殊不必耳，蓋家慈八十生日，有送文屏者，家慈殊不悅曰：爲此於我何益也，不識尊先慈固愛文耶，勿復即詢進履不具，遠

# 馬通白先生遺札

其一

叔節三弟左右，連日議里中學務，真乃智窮力竭，仲弟到省，諒已詳述一切，茲不復贅，蓋第一是接辦無人，第二是財政困難，而外界之風潮不與焉，澹如慎思少耕受益秩五想無一人肯留，想卿負諒最甚，自然聽其引去，爲想卿一人謀，亦不必強留，但其經手事多，必須交付有人乃可去，澹如秩五則已行矣。慎思去意亦決，受益往公學，與光炯有成約，吾強留在此，維繫一切，新舊交替之時，百事待舉，紛如亂絲，受益一人，萬難獨任，查有武備畢業生都如晦朱之桐，現隸督練公所，此二人堪任教員管理之事，朱本縣中學堂學生都之兩弟，尤受中學特別之培植，同人共舉此兩人襄辦學務，都新丁父憂在籍，自以置身軍界，不願改就他事，諸人以大義相責，令其勉盡一年義務，吾邑學界，正值傾危之際，務乞台從往拜督練宋總辦芳賢與之面商，都弟二人可否給假一年，回辦本籍學堂，免其扣資輪委，到期即行赴省，聽候差遣，事關公益，諒可從權，學堂總理鄙人斷不承認，奏定章程，中學本無此名目。擬

建講學專帶四人，公與玉山常季皆無可辭，或以鄙人備數亦可，至財政一層，除借倉款外，豫算出入，大數虧短，約在千金，向錢店暫借，尙不甚難，仍是人才難得耳，子乾二月初赴津不延遲，舍下請本處先生亦尙未來，俟二月初開學後，吾即行矣。此請春安。其

其 二

叔節三弟左右，自三月分手之後，迄未通問訊，前聞台從旋里，深爲詫異，舍間來書，不能言其詳，私計常因金陵大學堂觀成無期，伯勝獨力未足敷家用耳，智翁信云，約定大駕同往紙槽，吾聞之喜不可言，以謂二公親往考察一番，必能得其利病之所在，外間紛紛浮論，或出於愛憎之口，難以據爲實錄，今足下既應皖學之聘，不知智翁肯獨往否，吾出門時，諄囑其上半年間暇時往彼，多住十天半月，細心爲之整頓，并非信人太過，不聽忠言也，此事創議之初，智節大不謂然，尤不喜湯父子，不自今日始矣，用人實難，今舍湯亦別無可替代之人，智雖可惜，安能化其身爲千億哉，且湯父子或才分稍短，展布不開則有之，若如紛紛之論，吾尙未敢信其必然也，即如不量錢收竹一事，乃去冬傑夫來城，與我當面議定者，但未定數目多少耳，蓋既已添槽，不能不量槽備料，他處又別無來款，不能在店暫挪，故特將周款充至潛山城內錢莊，與之立摺往來，意在緩急之時，可以周轉，并非傑夫擅自爲主，惟紙色終不好暢售，不暢是其辦理不善，無可逃咎者，此事已成騎虎之勢，有進無退，惟仗諸公同力振作，以善其後，猶可爲善國耳，台端既訂有月報程式，何不交付康平，令其照辦乎，今日接奉手函，爲之快然不釋者良久，向使此事支持不穩，將來何辭以對知交乎，然天下事無大小，成功實難，要在堅持定見，不爲浮議所搖，季直初辦廠，亦頗有殆哉岌岌之勢，長袖善舞，固當別論耳，本月接過家信，大函并未寄來，不知函內所言何事，隄防山事有成，舍間家信曾及之，甚以爲喜，此地雖未能暢心滿意，然以之安親，儘可放心，老年來於此一事，可謂備嘗艱苦，吾兩家於先人大事，幸而粗了，但視老弟早得一子，則他事俱不足言矣，吾本擬十一月散館，近因健人節後將往湖北，迎候其父，吾一人居此無聊，屆時亦可偷空回家，不知足下亦能歸否，吾歸約在八月二十外也，近文一篇，在倫叔處，迄爲評其得失，伯勝所求者，已寄去矣，即頌大安，其

頓首七月二十八日燈下



# 桐城書畫家略錄 (續)

張度，字齡若，號仲友，順治時布衣，有蟋蟀窩詩。郡志，「工書畫，書法瘦勁，本文待詔，畫仿黃子久，四方人士爭寶之，」潘蜀藻曰，「居恆抱膝長吟，情情郎擊。」桐舊集載，馬虎舉東歸若詩云，「不收衣裳不趨名，依然魯國舊諸生，松雲贈客陶徵士，婿嫁留人向子平，我欲買山先問壑，君能畫水獨成聲，南州一榻容高臥，閒倚秋屏看月明。」桐城書畫傳云，「書畫皆絕人，」按先生生當亡明之際，高逸不仕，故馬詩首二句云然，其自為詩，有重集西園詩云，「柴關斜徑落山隈，萬挺琅玕數尺苔，野客時時詢醜熟，園丁日日報花開，卻嫌俗駕驅塵至，坐怪啼鳩送雨來，十勝詠成皆入畫，有誰堪繼輞川才。」以見先生之所得於造化者，固不在爵祿間也。

畫蹟 按先生畫蹟，流傳頗少，其族裔，（按茅張氏）藏有數幅，素觀未得，曩時曾見一幅，淡遠邁俗，高簡有法，意謂先生與無可羨湖都村諸人同時，而先生又久館姚門，過從談論之間，自有相得之處，雖取徑各有不同，而儒雅之風，益以高懷涉識，宜其得畫外之趣為多也。

方亨咸，字吉偶，號都村，順治丁亥進士，又號心寬，郡志，「工各體畫，兼山水花鳥，所在丐請盈門，」昭代名人尺牘小傳，「都村為少詹拱乾子，工詩文，善畫，精於小楷，兼長山水，與程青溪頗見山並稱，」潘蜀藻曰，「工書畫，學士王公器甚重之，」方氏家乘，「嘗有告貸于公者，方暴，公取數簞，隨筆寫竹石與之，曰是可得所貸之數矣，出則爭購之，人謂有坡仙之風。」書畫傳云，「尤工書畫，人得其寸楮，珍若璽寶，」歷代畫史彙傳云，「山水做于久，曾繪百尺梧桐卷，雀躍入神品，工文，書亦名，」按先生歷官仕蹟，見史志不贅，著述有塞外樂府，邵州詩集。

畫蹟 瑞隱窩圖 橫幅，著淺色，自頌嘉嶺以至城郭，其間自右而左，為田園，為林木，為峯為特，為岡為坂，為長河，為高崖，筆墨著渾秀潔，抗戰前一年，方仲乘得之邑人吳姓

家，持請仲父說私老人題語，因得見之，民三十五年再觀，並由方鴻壽君撫臨一本歸余，更錄仲父題語於后，題語云，「歲乙亥夏，方明仲乘，得先職方公瑞隱窩圖，持示永棧，請案明崇禎十七年，公為浙江東陽令，平許都亂，遷兵部職方司主事，馬阮擅政，誠以罪被逮，是年，於滄為順治元年，既定鼎燕京，遣兵南下，事解二年歸里，居小龍山，公八子，先選恪公次居三，十年，由兵科都給事中請養，十一年，營草堂於縣治北嶺嘉嶺，距城約四五里許，侍公居焉，即瑞隱窩也，十三年，以子姓蕃，更於高旁里許，營竹里，中有斗室，備公鶴臥，以小隱名之，及康熙二年，公卒，凡備律茲邱者十年，是圖，為同邑方公亨咸所繪，方公字吉偶號都村，順治中御史，書畫名一時，其款識首篆圖名，因說文無寫字，書作辭，所稱小山屬者，公第五子德安令，諱文燕，字翼侯，號小山也，小山公於公沒後，嘗哀訓詞及詩歌若干紙成卷，為瑞隱窩手澤，十五年攜入都，又明年，方公亦亡，以年月證之，洵為真跡，永僕衰老，竟得於滄桑變後見之，欣感兼至，爰述事之顛末，歸諸仲乘，俾後之覽者，有所考云，」按曾見先生行書扇面，勁秀超逸，惜其蹟散在四方，難以樂觀並證，是圖，位置稍有拘束，以寫實故，然筆墨間，自有高人一等，以其學識足相發，而取徑不同凡俗也，倘先生自寫胸懷之作，其超妙可推及矣，鴻壽為先生族裔，臨是圖年方三十許，其精彩處可奪古人，後之見者，當不以余言為妄。

姚鼎，字姬傳，號夢穀，初有得五樓，後有惜抱軒之名，乾隆癸未進士，年八十五，卒於鐘山書院，趙翼簞曝亭雜記，「嘉慶庚午，姚鼐年八十，重赴鹿鳴宴，」桐城書畫傳馬其昶曰，「涇包先生世臣，善評書，推鄧山人，劉文清公及先生，為國朝書家之冠，故先生非獨詩文美也，其翰墨亦絕為世重，」包先生題先生跋法帖後云，「姚老之書，充悅如是，而洞達之神，奕奕可當奇觀，此帖

可得，而此跋不可得也，默翁寶之，世臣，」又題云，「次日臨姚老書一過，乃知此老書，深於北魏，略參河南少師之法，宋元惡習，無所沾染，直當與元宰抗顏，非但方行今日已也，爲之嘆絕，十二日世臣又記，」按，包先生題語二則，見文明書局影印仁和王氏，董丘氏，正續楷帖中，惜抱跋文，計九十一字，另見桐城文物考，包先生於此所云，其推崇者，有過藝舟雙楫矣，而藝舟雙楫，另有晚年定本，手寫稿舊存吾邑光氏，合肥張子開先生亦曾謂余云，晚年定本，較世行者爲精，惜未得見也。

論書

惜抱軒詩，見禹廬題拙書後，「侍讀淨業真頭陀，靜中

萬象觀塵羅，起撥風雲入紙墨，筆勢所向揚天戈，金翅擊海作平地，巨靈分山流大河，世人不悟三昧力，將謂妙蹟曰永和，嗟余弱腕縮春蚓，索處兩卷藏泥蝸，何緣手迹荷題字，皮爲價視蒼璧多，憶昔風帆共投宿，金山夜鼓驚鳴鼙，君呼起說微妙義，覆行巨浪穿烟蘿，倚立雲間天濤外，長江蕩與空相摩，三客恍如宿世在，千生了辦須臾過，人間別離細事耳，乘輪退轉憂蹉跎，子穎困臥已近死，與子那得長委蛇，一臂可爲初祖斷，三折豈屑張芝波，快雨堂中想投筆，仰見圓月升牆阿，江上一書通問訊，翻瀾倒海將如何。」

論書絕句 「禱殿風流貴六朝，也由結習未全銷，古今習氣除教盡，別有神龍戲絳霄，雄才或避古人跡，真脈相傳便纜踪，太僕文章宗伯字，正如得髓自南宗。」

書畫蹟 草書杜詩冊，書茅屋爲風所破，稱樹爲風所拔雨歌，下書「惜翁」二字，宣紙，高約七寸，橫約一尺，每頁十五字，至十九字不等，第四頁，側補茅字，在抱入二字間，共十七頁，筆力精到，秀健圓熟，老年興至之作，當入神品，又一冊同上，較小，想是先後所作，並藏麻溪姚氏。

草書長卷 高約一尺，卷末有姚伯昂先生題語二則，極闢文獻，惜未錄出，意謂是卷，爲其生平所僅見者，又一則，亦是臨後重記，與包語略同，惜紙已灰黑，又爲海水所浸，恐不

能久存耳，抱潤軒舊藏，今歸邑人葉氏。

書札長卷 寄先石甫公手札，凡八通，皆刻入惜抱軒尺牘中，爲先生卒前一二年手筆，或行或草，後有「道光四年甲申長夏，武陵續慎齋，拜觀於三山館署之書室。」又「甲寅正月，臨後學陳寶琛拜觀，」中復堂後人晚晚藏。

自書詩立軸 行書，並跋，詩見集中，藏入桐城文物考，慎齋軒舊藏，今失。

自書詩長條 乃集中題畫詩七絕，即「千巖雲起壓林低」也，慎齋軒舊藏，今失。

行書立軸 書七絕一首，上款方治青，按，是幅即治卿後人所藏，今失。

行書斗方 亦治青款，約二十餘字，字寸許，尺幅中極見功力，今藏姚氏。

三老詩題跋 橫幅，二分小行書，高約一寸，文見桐城文物考行書七言聯。

粉箋紙，姚氏五當硯齋藏。

行書十三言聯 文云「卜宅而清江，鳩杖春風長開世，讀書敦業，蚌胎明月足傳家，」題云，「澗澗翁少嘗讀吾邑，嘗爲余言其同筆硯齋，皆余放知，然越今喪亡盡矣，獨翁年逾七十，而體健如兒時，又有傍子，此必天所佑也，臂痛廢書，爲勉作此聯贈之，乾隆甲辰年十一月冬至日，惜抱居士，桐城姚鼐題，」高約六尺，舊藏姚氏，今失。

畫山水橫幅 中幅畫屏山蒼鬱，右有小瀑清潭，丘壑參互，左平岡松林外，有臨水人家，長河左岸，復開田園，阡陌村舍，小橋平渚，畫極工精，略似羹齋先生細筆，余以爲先生畫，體清骨俊，而畫亦如之，左上端題云，「擬唐六如原本，聊以自娛，不可使外人見也，丙辰暮春，惜抱居士，」云云，以見前賢筆墨，不輕率若此。

按先生書，多臨蹟，老年又有人爲代筆者，先生幼子維也，今此所記，皆其精品，餘見桐城文物考中，又先生畫並詞，皆偶作輟御

，蓋藏色人張氏，諱見詩集後。

其書畫具有本源，或寫生高手，而能自成面目，可以傳世，其蹟今可考見者九人。

方親承 字遐穀，號問亭，又號宜田，雍正間人，官至太子少保，李富孫鶴徵錄，「好吟詠，工書，善騎射，」惜抱軒集，方恪敬家傳，「公素勤於學，工為詩及書，」方氏家乘，亦云「工為詩及書，」

棉花圖石刻 方氏家乘，「又條舉棉花事，繪圖以進，純皇帝賜詩十六章，」先登揚公（諱範有授鶴堂詩集）詩，有「宜田宮保，以棉花詩見示，成七言一章，」我觀土會辨物生，是嚴叢覆俱籍登，星土上繫十二次，周別驅檠兼緹駢，仲父作瀾表東海，五施七施何縱橫，蒲葦蕪蕪蕭蕭莽，如指諸掌如錯繆乃知古人匡國術，細大不遺成甄成，書生觀繆諸博物試之植植猶疑眩，菽麥昏昏可深恥，安事蟲鳥箋疏名，瀛陽上谷古三輔，華實之毛奄神京，聖朝端要保釐職，桂林夫子諧舉賢，曰寒曰飢我勤恤，曰晏曰雨余心忤，夷吾手實詔豐瘠，山農澤農勤所畷，化材不待新著令，五隴五沃成治埤，謂此木棉古織貝，揚城久矣如環淵，儒生析義苦拘蹇，水族貝錦徒謬諺，巴樊昔已賦資懷，寧此三古遺篋篋，搗染物妙窮物態，搜羅纖碎雕琢瑋，三核五核性各別，如葵如芋無總管，先生往時遊於越，妙婉婉稽蠶經，考娘孀婦方詰異，上山下簇香丁寧，當時意作九州被，奚止撿藻夸筆精，況今岳伯長輩牧，毗佐上理功崇闕，當令馴風萬物遂，挾纈不復疇孤莞，彙材原非弁纈層，瓜瓞葵藿詩爭榮，會當諧此入函箴，四海蕩蕩歌夷庚，」桐齋集選入，注云，「宮保有棉花圖，進呈御詠，刊石保定蕪池書院中，石工揚本俸布，」

墨蹟 桂林方氏齋藏先生行書五絕長條一幅，上有太子少保之章，字畫秀健，風韻閒逸，惜今已不存，

方貞觀，字履安，號雨堂，方氏書目云，「原名世泰，字貞觀，

拱乾曾孫，雍正間人，諸生，」省志，「南堂工詩，善行楷書，名着維揚間，」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南堂工書，近汪退谷，「李調元兩行詩話，」方南堂桐城名士，與汪退谷，生筭林，喬介夫，舒子元往來，」縣志，「工詩善書，」

墨蹟 書中詩堂 百數十字，紙本，桂林方氏藏，又余曾得先生手柬二頁，上有鑲鞋二字朱文印，其書秀潤入骨，似出自鐘繇，非汪書可擬，惜已不存。

方正瑗，字景遠，一字引除，號方齋，康熙庚子舉人，方氏書目，「公墨蹟石刻，淮南西秦為多，仁謹藏墨蹟數幅，至石刻，則僅得楷書論一幀而已。」

墨蹟 方氏滿灘園，舊藏先生墨蹟，一為行書中堂，高約三尺八寸，寬約二尺，字方者寸許，約數百字，蒼勁圓潤，亦學晉人之優者，又小幅二條，為二分小楷，似樂毅論，今並存。

張若誠，字景采，號晴嵐，雍正癸丑進士，有蘊真閣，省志，「生平工書善畫，及倭直內庭，得徧覽古名人真蹟，臨摹仿倣，益臻至美，有得其片楮尺素者，珍逾拱璧，卒年甫三十四，」花間談錄，「工書善畫，後隨扈五臺山，馬上繪圖進呈，嘔血回京卒，年三十二。」桐齋集載，吳芝江和晴嵐詩，「多才謙退未遠居，愛傲前賢君自如，淮海好詞摩詰畫，拾遺佳句右軍書，燈紅酒綠佳賓集，琴韻棋聲逸興舒，最是挽強神更旺，一鞭驕馬過階除，」桐城書齋傳，「久直內廷，得徧觀古人遺墨，凡御府所藏，悉命題品鑒別。」歷代畫史彙傳，「善書畫，花草禽蟲，得王毅詳周之曷遺意，」案，又見畫微續錄，今畫偶錄。

墨蹟 張若淮（字樹穀號墨莊）詩，「以畫冊索景弟畫，詩以先之。」「暉花邊脂上官闈，繪事老年臻神妙，何如吾弟早得名，一筆兩筆稱神肖，窗裏丹青細研墨，窗外花開鳥鳴叫，我有畫冊十二方，舒來五采增熊光，請寫在畫補造化，風清日暖春初長，」

山水 曾見小幅，工整有法，着色殊為生動，今藏邑人張氏。張若澄，字鏡壑，號默耕，乾隆乙丑進士，有滿齋軒，桐舊集載劉樞之曰：「于持扇分贈之外，惟耽繪事，其胸次恬澹，有令人于春風侍坐時，矜平而踈釋者。」桐城耆舊傳云：「若澄為若誠弟，亦工繪事。」

畫蹟 秋林疊嶂圖，臨文徵明谿山深雪圖，真摹考略云：「工繪事，嘗奉敕畫秋林疊嶂，又臨文徵明谿山深雪圖，皆崇御題詩句。」

大輻山水 高約五尺，橫約二尺許，紙本，墨筆，畫層巒起伏，筆墨近黃子久，頗見功力，而生動變化，不及晴嵐，蓋其才次之，而力可及也。

姚元之 字伯昂，號應青，又自稱竹葉亭生，顏所居園曰：「君子世界，桐城耆舊傳：「先生工詩畫，其八分書，類漢曹全碑，世尤珍之。」歷代畫史彙傳云：「長百描。」

書畫蹟 按先生書畫，今邑人多有藏者，以瓦當硯齋所藏數幅為最，桐城耆舊傳云：「張閣學花卉姚總憲（元之）折枝，並工絕。」而未有人道及山水者，余於民國二十四年，習繪事於滬，同窗有女士，章萍均一，出名人畫冊，內有先生山水四幅，淡墨皴點，其清逸之氣，極似鄉先輩遺蹟，惜其時未攝影歸，每以為憾。

吳華，字牧皋，號伯鵬，嘉慶間人，諸生，桐城耆舊傳云：「性矜介，與人處，皆化服焉，家貧，以繪事遊客公卿間，不立資產，得一金，輒以施貧乏，其畫自以意得於山水，不專摹擬，縣人藏者多，有時雜偽跡，惟祝款字蒼勁以辨之。」

畫蹟 余家舊藏先生大輻山水，又於族人處見大輻墨梅，雖無俗惡橫霸之氣，而呆板庸滯，不為上選，其後，湖口友人周雍然，得先生扇面十餘幅於吾邑，極雲水蒼茫，尺幅千里，不為過譽，然其筆蹟，則與大輻略同，以知先生少事臨摹，

其才又不足以濟，然其得之於造化自然，會心神往者，但能於方寸中，盡其變化，脫諸腕底，至解衣作畫，伸紙揮毫，則力不及，又曾見小幅，繪折枝翎毛，亦精。

張世祿，字二谷，咸豐間人，曾為新安令，桐城耆舊傳云：「始工花卉，後更肆力山水。」

畫蹟 山水扇面，邑孫氏藏，蒼勁高遠，力迫前修，而間以四王之筆。

吳廷康，字康甫，道成間人，官浙江縣丞，桐城耆舊傳云：「嗜金石篆刻，多得奇器，摹勒手題，幾於家有其跡，嘗以為，漢晉鐘銘印文，銅器碑碣瓦當之屬，可一一取證，撰文，著錄若干卷。」

書蹟 按先生每以瓦當甄文作書，極為金石家所稱賞，意味高古，且能曲盡其變，亦有篆隸，工力頗深，間亦作畫，畫與篆刻，非先生所精能。

其書畫蹟，不可得見，而每見記載，多道及者，見輒筆之，以備後之見者，有所考云。

盛世承，字以烈，號菊泉，萬歷丁丑進士，潘蜀藻曰：「工為詩，尤精書法，今徵其詩集，猶昔所手錄，波磔端好，儼然虞帝典型，卒年八十八。」

錢可久，字思長，號長齋，隆慶諸生，方本庵題詞：「詩才俊爽，字畫瀟灑，嘗棹輕舟，泛楚江以下金陵訪西湖，留連嘯詠，結物外交焉。」

秦嘉禾，字晉田，號大龍山人，明嘉靖處士，潘蜀藻曰：「先生工書法，有里人求書于文待詔徵明者，文曰：子鄉有秦晉田，子奈何愛野終而失家難也，其為名流推重如此云。」

戴乾，字元泉，嘉靖間處士，桐舊集，戴時翔有「謝門人贈阮臨江花卉，並歸先叔元泉公草書」詩，句云：「揮毫臣叔亦差強。」朱廷祚，字龍及，有景園，天啓間諸生，潘蜀藻曰：「景園為龍服

六橋之一，善草書，晚遊深山，與禪和野叟相酬唱。

鄭邦綬，字璞存，明季諸生，有惜餘軒，又慎初堂，鄭錄曰：「先生好讀書，能文章，工習人書，檢得七律一冊，猶其自歸時所手鈔者。」按先生卒年，百有三歲。

姚孫森，字繩光，號珠樹，天啓副榜，姚氏家傳，「博學有文名，尤工詩，善草書。」

周璫，字式玉，縣學生，周師，字合萬，並爲周岐子，明末人，考舊傳云：「兄弟並工書畫，有文名。」

李在銓，字當衡，晚號石蓮，有映月軒，崇禎初諸生，潘蜀藻曰：「當衡工書畫，與陳濬岑，張西岑，姚丹楓，劉西麓，姚葵湖，姚葵青，爲花會，以繼九老七英故事，年八十五無疾卒。」

李憲，字長庚，號古棠，明末人，書志：「爲詩刻意唐人，入東野蘭仙之室，畫品平淡高遠，家無儋石之儲，而鼎彝花竹，恆足自怡。」

艾江汶，字夢古棠詩云：「餘工適意託書畫，寸縑片紙成堪師。」按，桐城書齋傳，作李古塘，云「工書畫，平淡高逸，與張紳屬同時。」

陳度，字官儀，號曉青，其先有陳昉，鑿壁爲室，曰石筋，有石筋詩，及先生居石筋，人亦稱之爲石筋，桐舊集：「度有官儀詩鈔，」方中履序曰：「爲人蕭疎靜退，無俗情，工於詩，兼工書畫，爲識者所嘆賞。」又方正粉序曰：「官儀詩詞清絕，兼善書畫，素多病，然交遊中，以筆墨請者，未嘗以疾辭，家故貧，有餽遺者，非其大不受，權絕，作畫以給朝夕，其梅花詩有曰：「一生不改清寒操，幾個能知鐵石心，」蓋自況也。」按，先生有亭上作畫，

懷揚石湖詩，末句云：「酒杯安得同君把，趁我今朝賣畫錢。」陳焯，字默公，號越樓，名其居曰綠里，又樓城西曰濬岑，人稱之爲文潔先生，按，濬岑，今天主堂址，桐城書齋傳云：「工於詩，善草書。」

邱峻，字惟高，「嘉靖間貢生，官始與教諭，桐舊集載其畫山水二絕，「翠浦松梢雨乍收，山光半爲白雲留，江邊可惜無人住，聞

却猶花一岸秋。樹樹秋風撼澗阿，夕陽收處暮霞多，何人艇子菖溪上，唱得吳儂子夜歌。」

姚亮，字揆采，清初布衣，龍眠逸史云：「號映泉，工文章書畫，國變後潛心著述。」

齊繩祖，字念修，順治諸生，潘蜀藻曰：「念修性疎略，不合時宜，工行草法，繕尺牘，皆爲人寶惜。」

何采，字敬輿，號醜齋，順治己丑，江寧籍進士，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字海源，號南洞，又號蘆莊，工書，」郡志：「采文章翰墨，爲一時詞臣之冠，棄官歸，往來太平山中，號太平山農，」余懷序采南洞集云：「其書摹子敬，畫仿元章，尺牘敷衍，人爭寶藏，硯銘馬券，得者爲榮。」按，先生爲文端孫，文端亦工書，邑之石門沖，有文端題字石。

張載，字子容，號管齋，又號湖上翁，桐城書齋傳云：「字學鐘繇，至老，日視不衰，」篤堂集云：「年七十二，能就窗作極細字，尺幅可數千，余觀之如蚊蚋蟻蟻，若不能別白，諦視之，則則整有法度焉。」

張純，字吾未，有苦竹山房，號苦竹山人，石冠堂文鈔張吾未傳：「精于篆刻，所遇鼎彝錢布，下至敗器，輒皆爬搜，撫摹成集，曰篆會，且工刻竹草，」桐城書齋傳：「篤孝能詩，工大小篆，」

方骨茂，字敦四，順治戊子舉人，有餘齋，名人尺牘小傳：「亭成弟，工書。」

吳道凝，字子遠，號虛來，順治丁亥進士，官奉化，有大指齋，延陵詩鈔系傳：「少負才名，濡毫伸紙，累累不休，草書尤橫絕一世，自謂得李北海筆意。」

馬敬思，字一公，號虎岑，府志：「虎岑孝友端峻，著作甚夥，書畫亦知名。」按，公與姚葵湖張齡若友善。

論畫 先生詩有「龍眠行贈王山人，」云：「畫山不必畫三山，畫水不必畫五湖，吾鄉本有奇絕處，但寫龍眠歸隱圖」

按，此詩以知先生作畫，當有得於龍眠山水者為多，又是詩首數句云，『王山人，披雲，畫山水稱雙絕，』披雲為龍眠名勝，王山人，當與馬同時而能畫者，附記待考。

論書 先生贈張子千詩云，『世人作書多愛肉，張子作書獨愛骨，醉中噴墨兩三升，早起揮毫千百幅，魯公善書紙背穿，智永臨池筆頭禿，君家古帖滿繩牀，每日坐觀手畫腹，古欵屋漏俱有情，專嗜都忘寒與燠，書罷不知春草深，爛爛餘風動新竹。』

馬書思，字笏陳，號梅坡，善書傳云，『善畫，工篆隸，卜宅江干，不關世事。』

葉放生，字大懶，號孝門，布衣，王悔生日，『孝門性不諧俗，書法瘦勁，詩亦生硬孤峭，如其為人。』

劉起鳳，字樸園，號牛廬，康熙間諸生，劉氏家傳，『行優學勝，尤善白描畫法，得李龍眠筆意，卒年九十六。』

劉洞儀，字超宗，號深莊，康熙間國子監生，有石航集，劉氏家傳，『詩文畫傾絕一時，隱跡龍山，卒年八十餘。』

劉容裕，字舒溪，號越布，有澄靈堂詩稿，姚惜抱序澄靈堂詩鈔云，『劉氏自廷評以下，祖孫輩從，奕世相行，以詩文畫筆，馳譽當代，其詩知廷評之沈鬱，深莊之流美，養癡之名貴，』按，劉允昌，字燕及，號清水，萬曆甲辰進士，官大理寺評事，劉憲，字栖麓，號養癡，乾隆間，國子監生。

方舟，字與濟，號耕心道人，晚號一田翁，方明善先生曰，『工七言詩，好右軍書。』

方若沫，字幼生，號蕩江，明末人，縣志，『書法規摹鐘王。』

方濂，字英子，號環青，晚號四松老人，有四松齋，順治己丑貢生，縣志，『日攜其奚囊苦吟，語不驚人不止，其書以鐘王為法，得其尺幅，稱為二寶。』

方中通，字位白，號昭翁，一號小衍，順治間人，縣志，『研究天人律數音韻六書之學，』桂林方氏書目云，『陪翁各體書八分書

孝經，乃係字學，未便列入書目，』又陪集中有陪印。方中發，字有懷，一字輔伯，號遜叟，又號鹿湖，順治間人，縣志，『世父以智，難，迫及市汊舟中，方酷熱，鎮端有聲，中發為畫峨眉匡廬積雪圖，以解暑，』又云，『性簡淡，嗜古，善真草書及畫，寸縑尺幅，人爭寶之。』

方登輝，字堯宗，號屏垢，康熙間人，縣志，『工詩歌，旁及繪事。』

方麟，字五，號洞野，康熙庚子舉人，方氏家乘，『工書法，畫擬倪雲林，鐵筆入妙品，人爭購之。』

方麟，字禾客，縣志，『博極羣書，尤工八法，得鍾王三昧，片紙隻字，人競寶之。』

方式濟，字屋源，號沃園，善書傳作渥源，康熙四十八年進士，縣志，『以餘力工翰事，』善書傳云，『少僑居金陵，七歲哭母甚哀，工詩兼精畫繪，王麓臺侍郎，甚獎重之。』

方原博，原名世宏，字亮香，號際鶴，又號一葉，康熙間貢生，方氏家乘，『凡書畫琴曲雜藝，見輒心解手治，壽八十餘。』

董威，字江醇，號魯泉，有葦廬，康熙間縣學生，胡宗緒葦廬山莊記，『董君好讀書，工畫，尤長於詩。』

程芳朝，初名銜，字其相，號立庵，順治四年進士，善書傳云，『官太常寺卿，嘗奉宣，於御前伏几作大字，上嘉其端勁，』按，先生書，今邑人有藏者，縣文獻會，曾攝影。

馬元文，字季甫，康熙間貢生，賴古居詩話，『季甫才識通敏，書畫並美，嘗入參陝甘督府年羹堯幕，以馬上日可作字二萬，甚被倚重，謝去，逾年年敗，人服其識鑒。』

錢源啓，字致一，號信齋，雍正間布衣，善書傳云，『字致一，疑誤，王悔生日，』先生與弟湘舟齊名，尤工翰事，兄弟蒔花灌園，嘯歌自得，』桐城耆舊傳云，『信齋工翰事，書法宗華亭，』按，錢源達，字湘舟，號鐵華，歷代畫史彙傳云，『山水花卉草蟲，皆有元人遺意，與兄源啓，並有詩名。』

吳元安，字靜山，號芝江，雍正丙午舉人，有虛直齋詩鈔，張業齋序云，『早歲以能詩名，家本桐也，僑居金陵，』按，先生工書而未見記載，其詩有『為人作壁窠字後漫成』云，『作字愛壁窠，作詩愛長歌，壁窠揮灑如屈鐵，長歌浩翰如懸河，不作拘攣嘔嘔態，人生樂事寧有他，胸無千鈞力，胸無萬卷書，強將弱腕並楊柳，欲為窮大徒失居，自嘆蹉跎負厥志，聊舉區區鳴所嗜，』又有『題三崧扇上粟粟』詩。

(待續)

# 治父山志跋

王孝楚

此鶴峯山人新纂治父山志也，其書刻於二十五年，余於二十七年至廬江，存書已少，亟訪得一部以充篋衍，年來烽火頻仍，其存者更不可問矣。茲以遂贈安徽文獻委員會或可視全收藏為可久也。六安王孝楚識三十七年上春

# 無夢軒遺書跋

王孝楚

默存先生當前清同光間為合肥名宿，此書至民國癸酉始由其孫家珂付印，蓋距今已十餘年耳，願藏本甚少，雖合肥人有未見者，豈盡付倭燬之劫火邪余於三十四年戰後得此今以遂贈安徽文獻委員會或亦永存之一道也。六安王孝楚補識三十七年二月

# 歷史界

△中央研究院從事安陽發掘最後一次報告，聞正由原主持發掘之李濟氏編寫中：（東南日報一月廿八日）

△桂林市北郊頃發現六朝古墓，內存殉葬之「地券」一方，高市尺五寸七分，寬三寸六分，共一百零一字，考其時代，為宋秦始六年十一月。（中央日報二月一日）已故國學家沈兼士遺著段硯齋雜文，由其弟子葛信益整理，現在平出版包括沈氏數十年來關於語文學，檔案學以及史學等論著，約八萬言。（中央日報二月五日）

政府明令定北平為陪都後，故都文物整理工作關係北平未來建設至為重大，以是本年度中央准撥文物整理經費九十八億，用以保護故都文物。

洛陽通訊：本市駐軍某部頃在西關周公廟構築工事，掘出周鼎一具，古劍一口，及漢瓦數片，惟發掘時未曾注意，致遭粉碎，現存於某部通訊連。（以上中央日報二月六日）

△中央地質調查所和北平蘭州兩分所預備組織之「西北考古隊」即將成立，並由楊健鍾，劉文中分任正副隊長，預定五月開始調查發掘工作。（大公報二月十七日）

△國史館與黨史會接收檔案聯合辦事處，已將所獲各機關之檔案大小共一千件，分裝六百箱，於本月中由重慶全部運抵南京，並分黨史與國史兩種，分別交與黨史會及國史館收存，該辦事處日內正式結束。（中央日報二月十三日）

△上海市立博物館鑒於松江縣屬戚家墩濱海地方，頻年迭有陶器及銅鐵器碎片出土，乃進行發掘工作，現已掘獲一古室遺址，附近有大量陶器出土，據云或係漢墓。（東南日報一月二十八日及二月二十五日）

△北大博物館籌備處已正式成立，該館為充實內容，現正收集有關歷史物品，俾其能成爲一比較完善之系統。（世界日報二月二十八日）

△教育部北平購書委員會主委胡適，三月廿日歡宴各圖書館負責人及對古書有研究之教授。如收購情形良好，部允續辦。（世界日報三月八日）

△葉恭綽氏以收藏文獻古物馳名海內，去冬返粵，攜大批有關中國文物之圖譜照片，寄存沙面怡和洋行，不幸燬之於火。（東南日報三月十日）

△日本所掠我國名貴之明清兩代絲古畫二十七幅（總數五十六幅），三月十八日晨歸還我國，其中有祝枝山墨寶。（中央日報三月十九日）

△教育部主辦之台省文物展覽會，定二十三日在台北博物館開幕，會期十天。此次展覽品除由中央運台之歷史文物古畫六百六十一件外，尚有關於台灣史實者兩部份：一為鄭成功及鄭經之「父子詩集」，此為海內孤本。二為台灣民主國大總統唐景崧於澎湖陷敵之日，向其留居北平之弟告急函件。（大公報三月二十一日及三月





二十二日

△開國文獻館為搜羅國典章文物，近特擬定辦法，備函國府及五院，轉令各部會局等中央機關進行搜羅：(一)機關自成立迄今的簡史或大事記，(二)歷任主管長官表及現行組織系統表，(三)組織系統演進表，(四)所屬機關及其實務簡表，(五)富有歷史性文件，(六)重要政績簡明表，(七)大門或重要建築物照片，(八)各種紀念或重要活動照片。(大公報三月二十三日)

△上海市博物館田野考古工作團在松江戚家墩從事發掘已二月有餘，所發掘之文化遺址亦可推定秦漢時代。出土物有石器，刻紋陶片，幾何化紋陶器遺陶片，銅器，鐵器，瓷器等六類，現仍繼續發掘。(大公報三月二十七日)

△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會纂修湯增璧，於本月二十九日病逝京寓，享年六十有七。(中央日報三月三十一日)

△合肥西鄉雲麻店北五里許之長墩古墓，掘出古劍，陶器，五銖錢等物，但棺木碑碣尚未發現。省文獻會為考察古物起見，於三月三十一日特派員前往實地調查，掘回墓內古磚四塊，陶器一件，以作研究，惟該墓因掘空，墓頂已陷塌欲詳知墓內實際情形，仍有待發掘。(皖報三月十日及四月十日)

△類上縣文獻委員會自成立以來工作異常努力，搜集珍貴資料頗多，除按月將採集資料報告表呈送省文獻會外并擇要抄送高崇佩王殉難記忠烈祠碑記常氏冰清節孝碑銘重修鮑祠碑記日軍陷縣記匪軍陷縣記岳烈士錫三傳狀甘羅墓碑記王故參謀長而傳略斷致障長清松傳略余幼泉先生傳略馬烈士耿光傳略湯故議長重傳略梅花書室未定章等重要資料五十餘件。

# 本刊歡迎

# 批評!!

# 投稿!!

## 本會最近收到贈件誌謝

- |                      |    |                   |
|----------------------|----|-------------------|
| 廣西文獻通訊               | 二冊 | 廣西文獻委員會           |
| 時藝小傳及其著作             | 六篇 | 阜陽縣文獻委員會          |
| 歷史雜誌                 | 二冊 | 中華史學會             |
| 中國評論                 | 二冊 | 中國評論社             |
| 新聞類編                 | 三冊 | 蘇聯大使館新聞處          |
| 新聞評論                 | 兩份 | 蘇聯大使館新聞處          |
| 國際時事資料               | 兩冊 | 英國大使館新聞處          |
| 新聞資料                 | 兩冊 | 英國大使館新聞處          |
| 國立編譯館概況              | 一冊 | 國立編譯館             |
| 冷父山志                 | 二冊 | 王孝楚先生             |
| 無夢軒遺著                | 六冊 | 王孝楚先生             |
| 中央研究院                | 一冊 | 行政院新聞局            |
| 全國各地氣象統計             | 一冊 | 同                 |
| 社會研究                 | 一冊 | 同                 |
| 歷史語言研究               | 一冊 | 同                 |
| 植物研究                 | 一冊 | 同                 |
| 動物研究                 | 一冊 | 同                 |
| 張文襄公治鄂記              | 一冊 | 同                 |
| 辛亥武昌首義記              | 一冊 | 同                 |
| 新修京山縣志草例             | 一冊 | 同                 |
| 陸軍第一七一師公祭皖東抗戰陣亡將士等照片 | 七幀 | 楊映奎先生             |
| 困學齋遺稿                | 一冊 | 程孟林先生             |
| 國營招商七十五周年紀念刊         | 一冊 | 國營招商局             |
| 抗戰英雄匾名錄              | 一冊 | 汪倫傑先生             |
| 抗戰五週年中外紀念文獻選輯        | 一冊 | 同                 |
| 安徽區湯子江塔口復堤工程實施報告     | 一冊 | 長江水利工程局安徽區塔口復堤工程處 |
| 類上縣文獻會採集文件資料         | 一冊 | 類上縣文獻委員會          |